科学导报
2026年3月9日 星期一
责编：赵彩娥
投稿：kxdbnews@163.com

格致書院

书香沁人心脾 悦读精彩人生

第184期

山西省科普作家协会 科学导报社 合办

读书之道
dushu zhidao

读些基本的书——读经典

开展通识教育，最重要的还是读书，引导学生接触人类文化经典。不要搞知识“拼盘”，要读一些相对公认的、基本的书，而且要通读。

在宝贵的大学时光里，与其浮光掠影地读许多“节选”或概论，走马观花地聆听各种“好听”的讲座，不如通读一二十种经典。各种“概论”或“文学史”“哲学史”“艺术史”等，能为学生们提供基本的知识背景和书目，但这不能取代通读原典的作用。阅读经典是了解、思考、涵养的过程，这是“养性”，也是个人精神成长的必经之路。

无论是网络阅读，还是纸质书阅读，首先都要重视经典阅读。经典是经过历史筛选沉淀下来的，是人类智慧的结晶。年轻时多读一些经典，可以为精神成长打好“底子”。

建议每个人都有一份自己的书单，规划好在几年内应当读哪些书。要有计划、整体考虑，让读书具有系统性。书单要兼顾时间安排与可行性。

最外围的，是通识的部分。这些书应当是最基本的，主要是中外文化经典，凡是上过大学、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都应当读的书目。阅读的目的，是接触中外文化经典，感受人类智慧的结晶。最外围的这个大的阅读圈，量不一定要很多，如大学三四年能通读十余种中外经典，就很不错了。

此外，还可以读一些消遣娱乐类的书，但不应当是阅读的主体，随意读一点，调节一下就可以了。

温儒敏

书虫故事
shuchong gushi

万卷书中有万里路

2004年3月~7月间，我在鲁迅文学院（以下简称“鲁院”）高研班学习。回想起来似乎有点儿遗憾，没有任何一部小说的灵感产生，是和我在鲁院的学习有直接关系的。但鲁院的作用是缓慢的、长久的一种渗透和激发。

听课、阅读、交流，乃至课余的日常生活，对我来说其实都充满了“营养”。最开眼界的，就是阅读和小组讨论。我那时刚开始写中短篇小说，对小说阅读却是一片空白。课堂上老师推荐书，课下同学们也互相开书单，我开不了书单，只是一个大长见识的受惠者。国外的卡尔维诺、纳博科夫、博尔赫斯、卡夫卡，国内的余华、毕飞宇、迟子建等名家的作品，我都是那个时候才开始读的。从小说阅读的意义上来说，我是个开蒙很晚的人。

我的创作风格受到了诸多作品的综合影响，但这影响往往不是直接的。如汪曾祺，我很喜欢他的小说和散文。但真要照他的腔调去学，肯定很难，大概率会邯郸学步，所以专注读他就好。深入地读进去，一定会汲取到营养，这营养也会有合适的方式浸润在自己的写作中。

现在人人都有手机，很多时候是被手机切割了时间。每天关一会儿手机，用这段时间去读一本书，每天读几页十几页，深阅读是可以实现的。关键还是在于自己的选择，在于你是否愿意把时间的优选权给予深阅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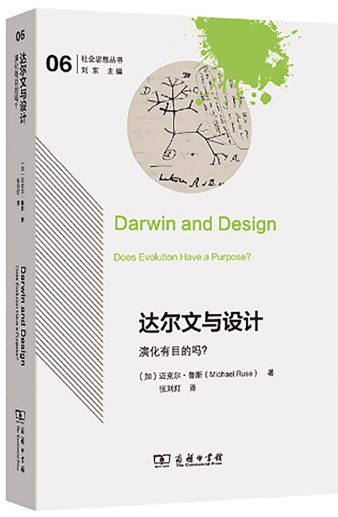
我还是很想建议大家抽出时间去深阅读，深阅读就是经典阅读。经典之所以被称为经典，是由一代代读者检验出来的。经典可能不会立马变现，但能最大限度地涵盖不同人的人生，让每个年龄段的人都能在其中汲取到营养，从而潜移默化地培养我们深入思考的能力和习惯，提高精神生活的质量。你只要真正读进去就会知道，经典必然不辜负你。

乔叶

阅读经典
yuedu jingdian

生物为何讲“目的”

张刘灯



《达尔文与设计：演化有目的吗？》，[加]迈克尔·鲁斯著，张刘灯译，商务印书馆2025年4月出版

眼睛是“为了”看东西的吗？这个问题乍看之下不值一问。眼睛当然是为了看东西，正如翅膀为了飞翔，心脏是为了泵血。我们每天都在使用这类表达，从未觉得有什么不妥。但细想，就会发觉这种表述里暗藏玄机。“为了”意味着目的，目的意味着意图，意图意味着有意识的存在者设计了这一切。

按照今天的常识，自然选择理论似乎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：眼睛的精妙可以用盲目的自然过程来解释。可奇怪的是，生物学家依然在说眼睛是“为了”看东西。为什么“目的”没有退出生物学的舞台？这便是迈克尔·鲁斯在《达尔文与设计：演化有目的吗？》一书中要解开的谜团。

没有设计者的设计

在西方，在达尔文以前，眼睛被认为是上帝设计的。在前人的基础上，1802年，英国神学家威廉·佩利在《自然神学》中系统阐述了著名的“钟表匠隐喻”：假设人在荒野中发现一只钟表，我们不会认为它是在大自然的演化中形成的，而会认为是一位制表匠所制作，证据便是那精巧组装着的齿轮、发条、表盘。那么眼睛呢？它远比任何钟表精密。这样的精妙构造，怎么可能没有设计者？佩利的论证在当时极具说服力，就连年轻的达尔文在英国剑桥大学求学时也曾被《自然神学》深深打动。

然而，达尔文在1859年的《物种起源》中给出了另一种解释。他写到，眼睛的精妙不是来自上帝的设计，而是自然选择的累积。在生存竞争中，那些碰巧拥有稍好一点视力的个体更容易活下来、留下后代；经过无数代的积累，眼睛便一步步演化成今天的样子。这个过程没有预先的计划，没有有意识的设计者，只有变异、竞争、存活、繁殖——盲目的自然过程，却产生了“看起来像是有目的”的结果。

可“设计”问题并未就此终结。迈克尔·鲁斯指出，“眼睛很精妙”和“眼睛是上帝设计的”，这是两个不同的判断，承认前者不等于必须承认后者。

迈克尔·鲁斯把“指出精妙存在”这一步称为“复杂性论证”，把“从精妙推出设计者”这一步称为“设计论证”。在达尔文之前，这两步被认为紧密相连：承认复杂性，就必须承认设计者，因为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解释。达尔文打破的正是这个联系。他提供了另一种解法，证明不需要设计者，仅靠盲目的自然过程，也能通过筛选累积出高度的复杂性。这个区分看似简单，却是理解整场论战的核心。160多年来，演化论与神创论的支持者们反复交锋，许多争论之所以陷入僵局，恰恰是因为双方混淆了这两个层面。

由此，达尔文之后，演化论的发展之路依然坎坷崎岖。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，遗传学与自然选择理论被整合起来，演化论才真正成为生物学的核心框架。在这个框架下，“适应”成了研究的核心问题。迈克尔·鲁斯也花了大量篇幅梳理适应主义研究的成就与争议。但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：既然设计者已被“请出”生物学，为什么生物学家还在问“有什么用”？

迈克尔·鲁斯的回答是，在达尔文之后，“设计”成了一种隐喻。当英国演化生物学家道金斯说眼睛是“为了”看东西时，他并不是在说有一位神灵故意把眼睛设计成这样，而是在说眼睛的结构与视觉功能之间存在精妙的契合，这种契合是自然选择的结果。这类表述被哲学家称为“目的论语言”。它为我们描述自然选择造就的那些“仿佛有设计”的特征提供了一种必要的认知捷径，使我们不必在每次讨论功能时，都去复述一遍背后繁琐的演化机制。

这是迈克尔·鲁斯作为哲学家给出的解答。但在书斋之外，“设计”一词已超出隐喻范畴：对很多人来说，它关乎真实的信仰。

一场远未结束的争论

对于中国读者来说，演化论与神创论的冲突可能显得遥远。在国内的教育体系中，达尔文的理论作为科学常识被讲授，几乎不会遇到来自宗教方面的质疑，这场争论似乎是历史教科书里的旧事。但在基督教文化深厚的西方世界，情况截然不同。

在本书出版两年后的2005年，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多佛学区便爆发了一起与之相关的联邦诉讼：学区要求生物课老师向学生宣读一份声明，称达尔文的进化论“只是一个理论，不是事实，存在漏洞”，学生应当了解“智能设计”这一替代解释。家长们认为这违反了政教分离原则，将学区告上法庭。最终，法官裁定智能设计“无法与其神创论前身脱钩”，在公立学校教授它违宪。然而这并非终点。2024年，西弗吉尼亚州通过法案，允许教师讨论“生命起源的科学理论”。法案刻意不提“智能设计”，但实际上为在课堂上讨论智能设计敞开了大门。对此，研究者称之为“隐形神创论”。归根结底，术语在迭代，逻辑未曾改变；达尔文时代所经历的论战，在当今时代依然狼烟迭起。

乍看之下，“神创还是演化”似乎是一个无关痛痒的学术话题，不像金融政策、医疗保险那样涉及切身利益，也不像种族、性别议题那样关乎身份认同。但它触及的东西其实更为根本：设计还是演化，有目的还是无目的，这是关于世界观的底层逻辑，关乎一个人如何理解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。

敬畏的理由

正因为触及世界观，这场争论才如此持久。但迈克尔·鲁斯在书中试图寻找一种更温和的立场。他既不站在神创论一边，也不认同以科学之名彻底否定宗教的人。

迈克尔·鲁斯本人是不可知论者，但他并不认为达尔文主义必然导向无神论。在书中，他区分了两种立场。一种是用科学证据来证明上帝存在，这条路在达尔文之后很难走通了；另一种是接受科学对“如何”的解释，同时保留信仰对“为何”的回答。迈克尔·鲁斯也批评了那些以科学之名彻底否定宗教的人：科学可以解释眼睛是如何形成的，却无法告诉我们存在本身是否有意义。把科学变成一种排他性的世界观，与把宗教变成伪科学，依迈克尔·鲁斯所见，是同样的越界。面对生命的奇迹，无论相信什么，谦卑与敬畏都是恰当的态度。

文谈
wen tan

细碎瞬间孕育无穷诗意

——评童诗集《偷时光·米粒的小诗园》

郭梦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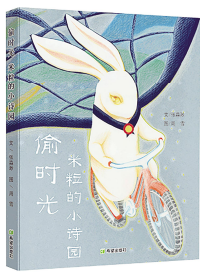
在童年的天空下，每个细碎瞬间都可能孕育出无穷诗意。张淼渺的《偷时光·米粒的小诗园》便是这样一部穿梭在现实与梦境边缘的作品，它以诗意细腻的笔触悉数记录了儿童世界的纯净与美好，像一条蜿蜒在心灵深处的清泉，滋润着儿童与成人的精神家园。

细数时光的诗意

张淼渺的诗歌，犹如为时光做上标记，每一首都承载了童年的记忆碎片，让读者在翻阅每一页时，都能感受到诗人对于时间细腻的感知和挚爱。而作品的审美魅力也恰恰在于其对细节的精妙捕捉与再现。每一首诗都是对成长、记忆与想象的深刻反思，它们以孩子的视角观察世界，表达出对生活的细腻感受。再看画家周雪的画作，不仅为诗歌增添了生动的色彩，更是将词与画完美结合，共筑一个充满想象力与童真的图画世界。这种诗歌与图画结合的方式，为阅读者建构一隅多感官体验的空间，引导孩子们擦亮眼睛，去发现身边的美好，从而拥有一个更加丰富和多维度的精神世界。

捕捉童年的妙趣

童诗往往充满了奇幻和想象的元素。这部诗集更像是一系列童话，展现了儿童对于生活的纯真观察与想象。从“秋天好重”“失眠的时候”到“雾中的小孩”，每一句都充满了童趣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。这些诗句不仅是语言上的抒发，更是情感与思考的表达，它们勾勒出孩子们内心世界的轮廓，映射出他们对于周遭世界的好奇和对于未知的渴望。它们更像是在儿童的成长生活与小小心灵间架起一座桥梁，沟通彼此，鼓励儿童勇于探索，珍惜成长过程中的每一个时刻，让美好的童年，“就这样在无边的梦中，继续胜利地欢笑”。



《偷时光·米粒的小诗园》，张淼渺著，希望出版社2024年10月出版

破解成长的哲思

作品饱含了对童年、成长的哲理探索，每一首小诗都像是一次心灵的旅行，让儿童在行进中体会到时间的意义，感受到生活的温暖。诗歌一方面借助儿童日常可见的事物来表达自己细小而丰盈的情思，一方面也在将一些新颖而充满创意的想法传递给孩子们。如“雾中的小孩/和阳光捉着迷藏/一不小心拥抱了全世界”。这样的语言，让人不禁想起唐诗中的“信脚绕池行，偶然得幽致”，大有“无心插柳柳成荫”的意味。也许，孩子们在阅读初期并不了解其中的深意，但是在未来的日子里，他们难免不会带着好奇（甚至怀疑）去思考——在感悟诗歌哲思的过程中，他们会渐渐学会借助生活中鲜活的事物，把小脑袋里那些奇奇怪怪、可可爱爱的想法表达出来；渐渐地学会多角度地、辩证地看待生活，从而提升自己的思辨能力。此时，我们大人可以做些什么呢？——当然是相信孩子啊，他们，说不定就是未来的哲学家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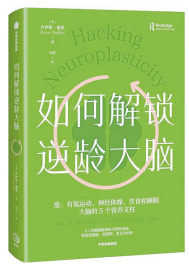
童诗的创新表达

诚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言，在孩子的眼里，一件很小的事情，也许就会是一场大事故。如《下午茶的紧急大事故》，小小布丁竟然缺席了下午茶，大家一下子慌了神。原来，小小布丁找不到鸡蛋哥哥，躲在一边伤心呢。终于，还是“提拉米苏”想起来，鸡蛋哥哥就在小小布丁的心里——小小布丁这才开心地笑了。就这样，作者通过“紧张—焦急—舒缓”这样的情绪节奏，以诗歌这种富有韵味的艺术形式，营造了一段颇具戏剧张力的诗歌叙事，令人耳目一新。类似这样戏剧化诗歌创作的尝试在作品中多有体现。这样不动声色的创新表达，让孩子们一不留神就掉进了童年诗歌的“兔子洞”，尽情享受绝妙的阅读体验。

可以说，《偷时光·米粒的小诗园》是一次对儿童视角的深度致敬，是一次对童年记忆的温情回溯。它告诉我们，每一个看似不起眼的瞬间，都可能是一个充满诗意的故事，只有用心去观察、去感受，才能体会到生活的美与奇妙。所以，当张淼渺的诗意碰撞周雪的画，便有了《偷时光·米粒的小诗园》这样一部值得每个人细细品味和珍藏的儿童文学佳作，相信读过它的人，都会在这诗意盎然的小诗园中，偷得片刻宁静与时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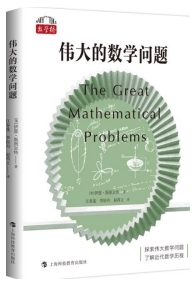
（作者单位：希望出版社）

格致书架
gezhi shujia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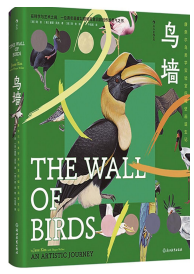
《如何解锁逆龄大脑》，[美]乔伊斯·谢弗著，风君译，中信出版集团2026年2月出版

这本书立足全生命周期视角，揭示如何通过科学方法激活神经可塑性，从而延缓甚至逆转认知衰退。书中不仅剖析了百岁老人长葆认知活力的秘诀，还探讨了如何借助人工智能等新技术，为不同年龄段的人群，提供个性化的大脑训练方案。



《伟大的数学问题》，[英]伊恩·斯图尔特著，江春莲、李轻舟、赵芮立译，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26年1月出版

证明“费马大定理”让数学家付出了3个世纪的努力，证明四色定理还不得不借助计算机，这本书对数学家已经征服的一些困难问题，以及那些仍然困扰他们的伟大问题，进行了精彩纷呈的描绘。



《鸟墙：康奈尔鸟类学实验室巨幅壁画诞生记》，[美]简·金等著，牛竞瑶译，浙江教育出版社2026年1月出版

青年艺术家简·金与鸟类学家和古生物学家一起，在美国康奈尔鸟类学实验室，一面230多平方米的墙上，画下一场跨越3.75亿年的鸟类演化之旅。艺术风格上，该艺术家坚持极简设计，不绘制繁枝、水体等栖息地背景，只保留鸟类最自然的姿态。整体构图将史前主龙类、早期鸟类和现存鸟类叠加在七大洲四大洋的背景之上。书中记录了这巨幅壁画一步步诞生的故事。

《漫画有故事的词语·发明创造卷》，童问语文编辑室主编，中国妇女出版社2025年11月1出版

词语意义的理解对于词语的掌握和运用至关重要。但词语经历了千年的演变，词义也不时变化，有些词语早已偏离了本意。本书以漫画为主要形式，通过AI机器人和主人公丁丁的穿越冒险故事，为小读者们生动有趣地讲解了24个常用词语出现的来龙去脉和当代的含义用法。

《孩子，你一定要知道的传统文化》，李妍编著，长江出版传媒、湖北美术出版社2025年12月出版

邂逅古老传说的神秘魅力，领略传统技艺的精巧绝伦，感受民俗节日的热烈氛围……本书以生动活泼、通俗易懂的语言，系统性地介绍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多个方面，旨在帮助孩子建立文化认知、增强民族认同感与文化自信。